

青春校园女孩 1

恋爱的女孩

Girls in Love

[英] 杰奎琳·威尔逊 著 石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恋爱的女孩

Girls in Love

[英] 杰奎琳·威尔逊 著 石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4-3839

GIRLS IN LOVE

Jacqueline Wilson

Copyright © 1997 by Jacqueline Wils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side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Nick Sharrat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one part of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的女孩/(英)威尔逊著;石青译.-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1

(青橄榄女孩)

ISBN 7-02-004854-4

I. 恋… II. ①威…②石… III. 儿童文学-中篇
小说-英国-当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1733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张文芳

恋爱的女孩

Lian Ai De Nü Hai

[英]杰奎琳·威尔逊 著

石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854-4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女孩子	3
第二章 两个好朋友	23
第三章 三个男朋友	41
第四章 四个家庭成员	57
第五章 五个凑合活着的人	73
第六章 六封信	93
第七章 七重天	107
第八章 八点以后	131
第九章 九九九	151

九个主要的决定

1 继续与玛格达和娜丁做好朋友。

2 每天画画——美术考试考第一。

3 在其他科目上，尽量不要掉到最后一名。

4 实行节食减肥，坚持不懈。
(不再吃玛格纳姆冰淇淋，呜呜，呜呜。)

5 改变发型。什么样的都行。留长发，或者马上剪短。染发??



6 一满十四岁就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

7 买一些像样的衣服。



8 去夜总会玩。



9 交一个男朋友!

第一章

一个女孩子

开学的第一天。我走在路上，因为没有赶上公共汽车。**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九年级。我纳闷九年级会是个什么样子。

九、九、九……

这是披头士乐队的经典唱片集《白色专辑》里疯狂混乱的最后一段。尽管在我出生以前，约翰·列农^①已经死了，但我总觉得与他很亲近。我喜欢他，因为那些稀奇古怪的图画都是他画的，还因为他戴着一副老奶奶式的眼镜，很滑稽有趣，总是只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画稀奇古怪的图画，戴着一副老奶奶式的眼

^① 约翰·列农（1940—1980），英国披头士乐队的主唱，有“摇滚之父”之称。

镜，我的朋友也认为我很滑稽有趣。然而，我却没有机会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是八点半。假如此刻我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话，我会回到床上，蜷起身子，熟睡过去。约翰·列农也睡懒觉，不是吗，那时他和大野洋子^①整天躺在床上。他们甚至躺在床上接受媒体的采访。酷。

所以，如果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会睡到中午。然后吃早饭。热巧克力和炸面包圈。我会听着音乐，信手在素描本上涂鸦。也许看一盘录像。然后我会再吃东西。我会差人去买一块比萨饼。不过也许我还是应该吃色拉。我猜成天躺在床上，会很容易发胖的。我可不想最后看上去像一头冲上海滩的鲸鱼。

我会吃一份绿色的色拉。绿色的葡萄。什么是绿色的饮料呢？有一种烈性绿色薄荷酒，我在玛格达家呷过一小口。我并不觉得有多么刺激。它有点像牙膏味。忘掉那种饮料吧。

不过我会打电话给玛格达，还有娜丁，我们会瞎扯一气。然后……

好啦，现在要到晚上了，我得去洗澡洗头，换上……我应该穿什么衣服睡觉呢？反正不穿那件印着泰迪熊的睡衣。太孩子气了。可是我也不喜欢那种轻飘

^① 大野洋子（1933— ），日本先锋派艺术家，约翰·列农的妻子。

飘的缎子睡衣。我知道，我要穿一件长长的白色睡袍，上面绣着色彩绚丽的玫瑰花。我还要把闪闪发光的大戒指套在每一根手指头上，然后像弗丽达·卡洛^①那样平躺在床上。弗丽达·卡洛是我的另一个偶像，这位令人惊异的南美艺术家有两条出众的眉毛，戴着一副奇特的耳环，头发上插着鲜花。

好啦，我回到了床上，看起来很漂亮。然后我听到门被打开了。脚步声。是我的男朋友来看我……

问题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唉，我没有一件弗丽达·卡洛那样的行头，没有床头电话，也没有属于我自己的电视机和录像机，而且我的床还凹下去了，因为每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弟弟蛋蛋便会把它当做蹦蹦床。我可以不计较所有这些。我只是希望有个男朋友。求你了。

我正这么想着的时候，一个长着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和一头漂亮金发的男孩溜溜达达地绕过一辆半截车身停在人行道上的汽车走了过来。他跨到一边给我让道，可是我已经跨到了相同的一边。他跨到另一边。我也跨到了另一边！看起来我们好像正在跳一种愚蠢的二步舞。

“哦，哎呀。对不起！”我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我的脸憋得通红。

^① 弗丽达·卡洛(1907—1954)，墨西哥女艺术家，以其超现实主义自画像而闻名。

他冷冷地站住了，一条眉毛微微向上挑起。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对我微笑着。

他对我微笑呢！

然后，当我还在踌躇茫然中，他已经灵巧地从我身旁走了过去。

我扭过头往后看。他正回头看着我。他真的在看着我。也许……也许他喜欢我。不，那太傻了。这个至少有十八岁的不可思议的家伙为什么会想一个连好好地从他身边走过去都不能的愚蠢的中学女生呢？

他不是在看上看。他在往下看。他在看我的腿！哦，上帝啊，也许我的裙子真的是太短了。昨天晚上我自己把裙子改短了。安娜说她会帮我，但是我知道她只会缩短一厘米左右。我想让我的裙子非常短。只是我的针线活不那么好。裙子的褶边有点儿不大平整。当我试着穿上裙子时，似乎是突然间一大截胖乎乎粉嘟嘟的腿展露了出来。

安娜什么也没说，不过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倒是爸爸更直接：“看在上帝的分上，埃莉，裙子刚刚够遮住你的短衬裤！”

“真是的！”我说着叹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你挺赶时髦呢，爸爸。每个人穿的裙子都这么短。”

这是真的。玛格达的裙子更短。但是她的腿很长，晒得有点儿黑。她总是哀叹她的两条腿，说她讨厌肌肉

在腿后面鼓出来的样子。她以前跳过芭蕾舞和踢踏舞，现在她还在跳爵士舞。她哀叹她的腿，那只是说说而已。她抓住一切机会展示她的腿。

娜丁的裙子也不长。她的腿从来不会是棕色的。她的腿不是黑色的就是白色的。当她穿上不透明的长统袜时，她的腿是黑色的；当她不得不去学校的时候，她的腿是白色的。娜丁受不了被太阳晒黑。她是一个十足的中世纪式的女孩子，具有吸血鬼的气质。她长得又白又苗条，纤细的双腿配上短裙子分外好看。

当这个世界上你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都比你瘦很多的时候，这真让人沮丧。当你的继母也比你瘦的时候，这更让人沮丧。安娜长着一副绝对标准的女孩面容。她只有二十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我们一块出去的时候，人们以为我们是姐妹。可是我们一点儿都不像。她是那么纤细、那么引人注目。我又矮又小，举止笨拙。

我真的不是很**胖**。真的不是。但是这也免不了使我有这么一张圆乎乎的脸蛋。唉，我浑身上下都是圆乎乎的。我的肚子圆乎乎的，我的屁股圆乎乎的。甚至连我那愚蠢的**膝盖**都圆乎乎的。我的胸脯也是圆乎乎的。玛格达不得不借助神奇牌胸罩才能有一个好看的乳沟，而娜丁的胸脯完全是平的。

我不担心我的上半身。我只是希望有一个很小的

屁股。哦，上帝啊，从背后看，我一定像什么呢？怪不得他盯着我看呢。

我匆匆转过街角，感觉傻透了。我的腿颤抖不已，几乎走不动路了。两条腿似乎也是羞愧难当。看看它们，粉红的颜色就像火腿一样。我是在笑话谁呢？当然，我是很胖。不合身的裙腰勒得紧紧的，很不舒服。这个夏天，我长得更胖了，我知道我长胖了。特别是在度假小屋的最后三个星期，那是极其糟糕的三个星期。

这真不公平。别人去的都是国外那些有吸引力的地方。玛格达去了西班牙。娜丁去了美国。我去的是我们在威尔士的那座潮湿沉闷的度假小屋。而且天一直在下雨，下雨，下雨。坐在那儿和蛋蛋一起玩小孩子玩的扑克牌游戏，看着手提式黑白电视机里模模糊糊的节目，穿着惠灵顿长统靴踩着汪洋般的泥浆，我真是烦透了，于是就一直吃东西。

一天三顿饭，至少三十三块零食。火星巧克力棒，果冻软糖，爆玉米花，炸玉米片，咸酸炸土豆片和玛格纳姆冰淇淋。嚼啊嚼啊嚼啊，怪不得我摇啊晃啊的，都是嚼的。呀呸，我走路的时候，我的膝盖竟然也不住地摇啊晃啊。

我讨厌走路。我不明白出去散步有什么意思，笨重地行走在巨大的环形道上，只是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威尔士总是走那么多的路。

爸爸和安娜总是大步走在前面。小蛋蛋在旁边蹦蹦跳跳的，像个大傻瓜。我无精打采地跟在后面，泥浆舔着我的长统靴，我自个儿在想：这好玩吗？？？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偏偏在威尔士有一座度假小屋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西班牙有一幢度假别墅，或者在纽约有一套度假公寓呢？玛格达和娜丁真幸运。对了，玛格达家的旅游是由旅行社全程包办的，他们住在一家有着多层楼房的旅馆里，而娜丁则在奥兰多的迪斯尼乐园里玩，不过我敢说她们俩每天都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

在我们小小的威尔士，这儿总是雨季。乌云就像大山那样永远固定在那儿。甚至连小屋里也在下雨，因为爸爸认为他自己可以修理屋顶的石板瓦，可他总是草草地修补一下就敷衍了事。楼上到处放着水桶、碗和平底锅，这儿日日夜夜都有滴水的丁当声和大量的水突然倾倒下来交织而成的交响乐。

当我们照例去参观那座无聊、颓败的古城堡时，我烦得要命，沮丧极了，我想要把自己扔出城墙垛子。我斜靠在城堡顶部的石头墙上，我的心脏因为吃力的攀登而发狂似的怦怦跳个不停。我想知道跃过城墙垛子，跳进稀薄的空气里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我劈啪一声摔死在下面的大卵石上，会有人很在乎我吗？爸爸和安娜紧紧地拉着蛋蛋，即便我趴在城墙垛子上，脑袋摇

摇晃晃地垂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抓我一把。

实际上，他们和蛋蛋已经手拉着手漫步走开，嘴里嘟嘟囔囔地讲解着“城墙和沸腾的油”^①。他们扮演着爱心父母的角色，但表演得过了头。我不相信蛋蛋能拼写出城堡这个词，所以他肯定还到不了课外自修这个重要阶段。我小的时候，爸爸从来没和我一起做过这种事情。他好像总是在工作或是显出很忙的样子。我们去度假时，他会丢下我去写生。但是我不在乎。我有妈妈。那个时候。

想起妈妈，这让我更难受。大家都不愿意我还记着她。他们疯了。关于妈妈，我记得很多——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和我的芭比娃娃曾经一起玩过的游戏，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她让我用她的化妆品，让我戴她的首饰，让我试穿她的粉红色丝绸衬裙和高跟鞋。

我很想谈谈妈妈，可是每当我试着和爸爸谈时，他就变得十分紧张、沉默。他皱着眉头，好像头痛似的。他不想记住妈妈。是的，他现在有了安娜。他们俩又有了蛋蛋。

我什么人都没有了。我开始感到非常难受，我自己一个人溜达开去。我走到城墙垛子的另一边，发现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塔楼。塔楼的入口处被绳子拦住了，上面

① 古代的一些城堡设有多种防御措施，利用特设的墙孔向下倒灌热油以阻击敌人的进攻就是其中之一。

挂着一块警告牌。我从绳子下钻了进去，在黑暗中沿着阴湿的台阶往上爬。接着我一脚踩空，绊了一跤，撞痛了小腿。不是真的那么疼，但是我发现我在哭。当你在哭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往上爬的，于是我坐了下来，呜呜地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我没有带纸巾。我的眼镜都湿了，还流着鼻涕。我尽量揩干眼泪，吸了吸鼻子。石头台阶很冷，潮气渗进了我的牛仔裤，但我还是坐在那儿。我猜我是在等着爸爸来找我。我等啊等啊等啊。然后我听到了脚步声。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快捷而轻盈的脚步。对爸爸来说，这脚步太轻盈了。对我来说，这脚步太快了，快得我都来不及让开路。来人被我绊了一下，我们两人都大声尖叫起来。

“哎哟！”

“哇！”

“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会有人坐在这儿。”

“你跪在我身上了！”

“对不起，对不起。来，我拉你起来。”

“小心！”他那么用劲地拉我，我们两人几乎都倒了下去。

“哎呀！”

“当心！”

我奋力挣扎着站了起来，背靠着潮湿的墙。他也站

了起来。太黑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你坐在暗地里干什么？你没有受伤，是吧？”

“我先前没有受伤，可现在也许伤着了。我觉得全被压扁了。”

“对不起。我一直在道歉，不是吗？不过像这样蹲在暗地里是有点儿疯狂。下次也许会有一整队的男童子军从你身上踩过去。或者是一车的美国游客用他们的运动鞋踩你。或者……或者……我在嘟囔什么呢。当你无法看见的时候，要交谈是挺困难的。我们继续往上爬吧，看看是否会亮一点儿。”

“我认为你上不去。好像没有台阶了。”

“哦，好吧。这还说得过去。那么我们往下走吧。”

我犹豫了，用手背很快地擦了擦脸。再坐下去没有太大的意思了。爸爸、安娜和蛋蛋可能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直接回到度假小屋去了。三天以后他们会突然啪啪地打着响指说：“埃莉发生什么事了？”然后耸耸肩而已。然后又把我给忘了。

眼前的这个男孩似乎以为我害怕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拉着你的手，帮你下去。”

“我完全可以对付，谢谢。”我说。

不过往下走的时候，我还真感到有一点儿害怕。台阶似乎更滑了，而且又没有扶手。我绊了一下，他抓住了我。“小心！”

“我小心着呢。”我说。

“我跟你打赌，有一个管理员正在底下等着我们，还会唠唠叨叨地骂我们，说这太危险了。”他说。“不过，这是个麻烦。我一看到什么地方被绳子拦住了，我就有去里面探险的强烈欲望。所以我常常陷入困境。糊涂丹，当我的家人和朋友生气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叫我的。我叫丹尼尔。但是在他们特别特别特别生气的时候，他们才叫我丹尼尔。大多数时候只是简单的丹这么一个字。”

他不停地这么唠叨着，直到我们钻出塔楼，眨着眼睛来到光线明亮的地方。“简单的”丹长得并不简单。一头杂乱的、引人注目的头发，一只傻傻的小狮子鼻，他皱皱鼻子就会把眼镜推到合适的位置上。

我透过污渍斑斑的眼镜，眨眨眼，看清楚了。

“是你！”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他家也有一个同样潮湿、颓败的度假小屋，沿着山谷离我们大约有半英里远。我们看到过他们在村子里的小超市买食品杂货，晚上他们也常去酒吧。有时候我爸爸和他爸爸会在一起玩投镖游戏。安娜和他妈妈坐着，不自在地说着话。她们看上去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尽管她们俩都穿着牛仔裤、针织套衫和靴子。安娜的牛仔裤炫耀着她那绷得紧紧的小巧的屁股，她的套衫是出自阿特沃克公司的设计师之手的羊毛衫，她的